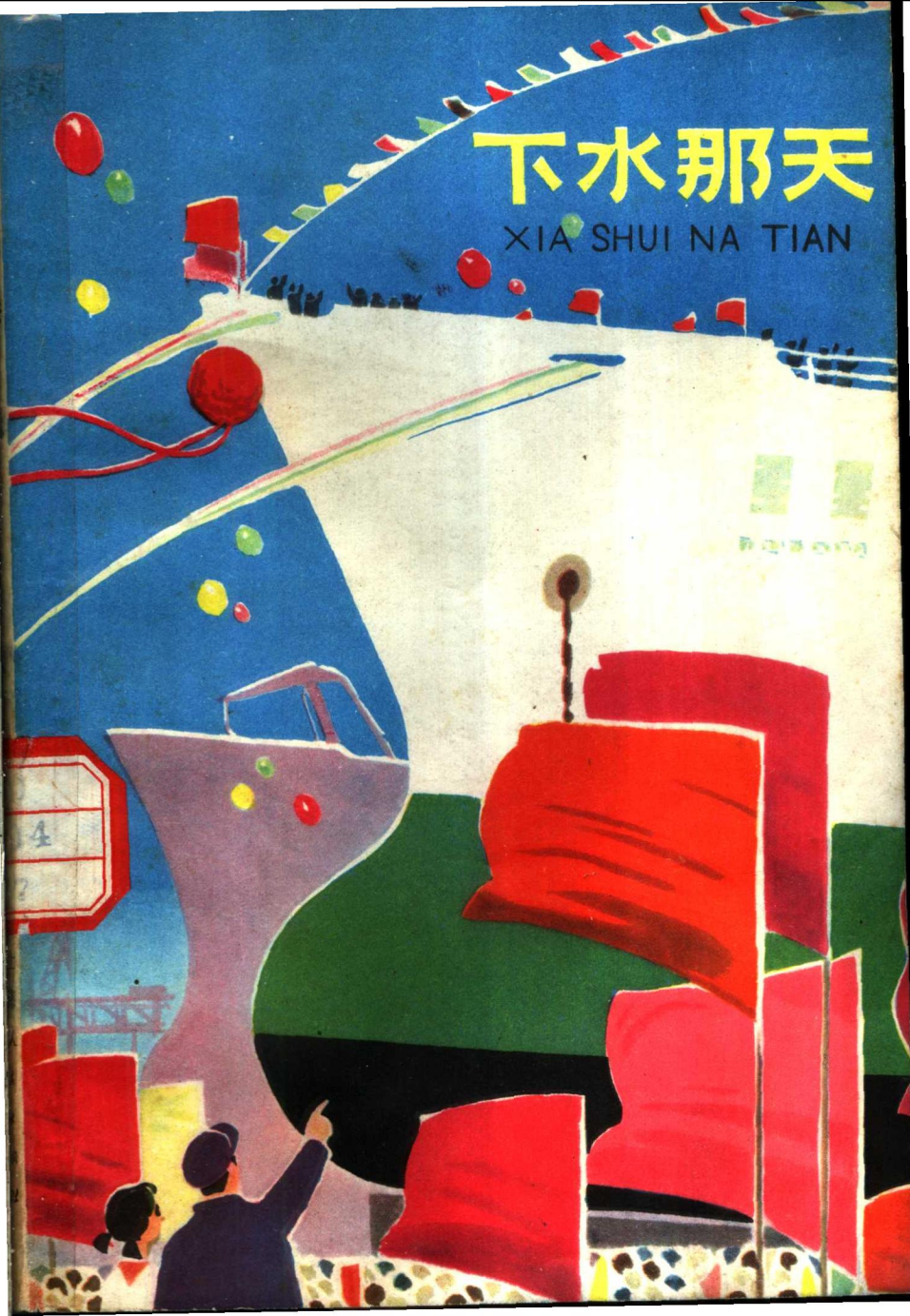


下水那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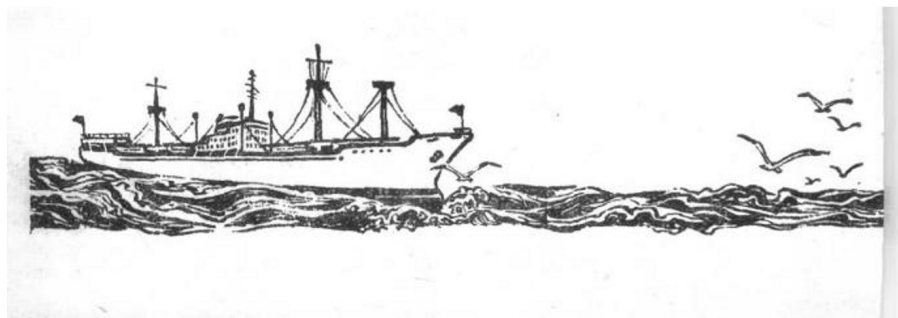
XIA SHUI NA TIAN



下水那天

中华造船厂工人创作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了十篇以造船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和散文。这些作品是专门为少年读者写的，富有一定的儿童特点。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造船工人和少年儿童的火热斗争生活。《返航之前》、《交船典礼》、《船名之歌》、《一个船厂同学的来信》等，着重反映了造船工业中的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它们同《大吊车的话》、《下水那天》一起塑造了一批为革命建设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，并反映了少年儿童从小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品质；《又前进了一步》、《找大块头师傅》则反映了青年工人茁壮成长的主题；《地中海的汽笛声》描绘了国产万吨轮扬眉吐气的一次远航，这次远航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；另外，《一包药的故事》反映了船厂子弟小学红小兵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的故事。

下 水 那 天

中华造船厂工人创作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25 字数 64,000

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10171·478 定价：0.24元

目 录

下水那天	汤祖刚 钱勤发 (1)
一包药的故事	文 磊 龚金凤 (15)
找大块头师傅	戴崇德 钱勤发 (32)
又前进了一步	施伟华 张圣隆 (44)
返航之前	汤祖刚 文 磊 (54)
大吊车的话	汤祖刚 瞿晨渔 (69)
一个船厂同学的来信	钱勤发 (84)
交船典礼	戴崇德 (99)
船名之歌	瞿晨渔 谭 嘉 (109)
地中海的汽笛声	谭 嘉 文 磊 (121)

下水那天

汤祖刚 钱勤发

夏天的早晨，太阳露面特别早。

在通往医院的林荫大道上，匆匆地走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，圆圆的脸蛋，大大的眼睛，头上两只羊角似的翘起的小辫子，扎着两朵鲜艳的红绸花，象一对蝴蝶在晨风中飞舞。她身穿白衬衫、红花裙，脖子上围着火红火红的红领巾，背着一只草绿色书包。书包里胖鼓鼓的，她边走边用左手不住地按按那胖鼓鼓的东西，生怕它逃掉似的……

医院门口还很宁静。小姑娘松了口气：看来，自己没有迟到，爷爷的徒弟小王叔叔还没有来呢！

今天是爷爷厂里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下水的日子。爷爷姓高，叫高阿海，是个共产党员。打从厂里酝酿建造万吨轮以来，爷爷不知多少次地向她许诺：万吨轮下水那天，一定带她去观看。

记得几年前，爷爷带她到外滩看轮船，指着大江里驶过的一艘巨轮说：“阿芳，这就是我国建造的万吨轮呵。”阿芳听了，天真地说：“呀，这么大！爷爷，你们厂也会造这样的大轮船吗？”爷爷爱抚地摸着小孙女的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会造的，会有这么一天的！”阿芳高兴地拉着爷爷的衣角说：“爷爷，到那时候，我也要到厂里去看造大轮船。”

阿芳的爸爸妈妈几年前支援内地建设去了，她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半年前，一个风雪弥漫的晚上，阿芳伏在桌子上画大轮船，奶奶坐在桌旁做针线，等着爷爷回来吃晚饭。这天，爷爷回家得特别晚。爷爷推门进来，站在门口，掸了掸身上的雪花，转身进屋，咧开嘴直笑：“老太婆，今天遇上了件高兴事儿，你猜猜看！”奶奶笑着说：“猜什么哟，没头没脑的，咋猜得出！”爷爷爽朗地笑着说：“告诉你，咱们厂也要造万吨轮了，这可是咱们这么个小厂开天劈地的大喜事，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啊！”说着，爷爷对身旁的孙女许下了诺言，“阿芳！等到万吨轮下水那天，我带你去看下水，好吗？”“好！”阿芳听了高兴得蹦了起来，拍着手说。

爷爷出了个算术题，考考阿芳：“阿芳，你算算看，一吨等于二千斤，就是二十担，咱们造的这艘万

吨轮可载一万五千吨，该有多少担哪？”阿芳嚓嚓地在纸上一算，就嚷了起来：“三十万担。”边说边伸了伸舌头，吃惊地说：“可装这么多哇！”

爷爷笑着说：“算得对，是三十万担，就是说，三十万个人，每人挑一百斤的东西，装到船上去，它可以一下子全运走。你想，咱们造万吨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，支援世界革命，可以发挥多大力量呀！”

这一晚，当奶奶和阿芳睡到床上的时候，爷爷还戴着老光眼镜，拿着一支铅笔，在纸上划着写着；在阿芳睡得迷迷糊糊时，还听奶奶在轻轻地唠叨：“这老头子，让万吨轮把三魂六魄都勾去啦！”第二天清晨，当阿芳睁开眼时，早已不见爷爷的影儿——他早就到厂里去了。

打这以后，爷爷就很少回家了。奶奶是里弄生产组的负责人，工作很忙。她知道造大船是老头子的心愿，自己也该出点力。因为家离船厂并不远，走十来分钟，摆渡到对岸就到了，所以，家里有老头子爱吃的菜，奶奶就叫孙女给捎去；逢着起风下雨就给带上几件衣服。这样，阿芳就成了爷爷和奶奶的“小联络员”了。几个月下来，阿芳熟悉了门警大块头叔叔，有时到厂里，碰不上爷爷，阿芳就把东西委托大块头叔叔交给爷爷，自己就站在船台旁，好奇地看工人叔

叔造大船。那焊花朵朵象节日夜晚的焰火，钳枪哒哒好似电影里的机关枪响，大镢头敲得浦江的浪花也跳了起来，阿芳被眼前这幅造船工人造大船的美丽图景迷住了。她只觉得巨轮在一天天的长高，听叔叔们说，离下水的日子不远了，自己看大轮船下水的心愿就要实现了。

就在十天前的那个下午，阿芳放学回家，照例又一蹦一跳地到爷爷厂里去。走到离渡口不远的地方，只见一辆救护车“当当”地从渡轮开上来，打自己身边飞驰而过。阿芳摆渡过江，进了厂门，只见船台边人群拥挤，不时发出工人叔叔气愤的声音：“告诉你，必须老实交代，向群众低头认罪！”“破坏我们造万吨轮，要狠狠地斗！”……阿芳一听，什么！有人要破坏我们造万吨轮，对，决不能饶过他！她想这声音会不会是爷爷喊出来的，因为她早就听爷爷说过，有人对我们造万吨轮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，我们对他们要提高警惕。阿芳知道在这种场合爷爷一定会冲杀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。她想挤进人群中去，却挤不进，就爬到船台上，朝下一看，见一个矮矮的胖冬瓜似的人低着头，被叔叔阿姨们团团围住。她四处找着爷爷，可总见不到爷爷的影儿。突然，一连串的话猛地跳进阿芳的耳朵里：

“幸亏阿海师傅奋不顾身奔上去抢救，才免除了这场事故，不然就要影响万吨轮的下水了。”

“咳！阿海师傅他真是好样的，阶级斗争觉悟真高，不愧为‘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’的硬骨头。”

.....

阿芳不听也罢！一听心猛地紧缩了起来，双脚微微地颤动着：阿海师傅不是自己的爷爷吗？爷爷，他怎么啦？难道……她不敢再想了，眼前马上掠过刚才那辆疾驰而过的救护车。这时，她尽快地用双眼寻找自己熟悉的人。还是那位大块头叔叔眼尖，他见阿芳呆呆地立在船台上，忙跨到船台上，轻轻地拉着阿芳朝旁边走去。阿芳扭过头一看，见是大块头叔叔，急忙拉开小嗓门问道：“叔叔，我爷爷他怎么啦？”大块头叔叔摸了摸小姑娘的头，沉重地说：“阿芳，要向你爷爷学习。”原来，爷爷见万吨轮离下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更是提高警惕，白天奋战在船台上，晚上还在船台四周巡逻放哨，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。今天，阶级敌人在生产上搞破坏，妄图制造事故，被爷爷及时察觉，爷爷就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，自己却受了重伤。

当天夜里，阿芳和奶奶到医院去看望爷爷。来到病房，只见爷爷躺在床上，小王叔叔和厂里的另外

几个叔叔围在床边。一位姓姚的医生仔细地给爷爷量血压，听心肺。爷爷忽然动了一下身子，又喃喃地说：“把他揪……揪出来，批……批斗，快……快，抓紧时间……万吨轮一定要……要提前……下水。”大伙把目光都集中在爷爷的脸上，阿芳好不感动。过一会儿，姚医生放下听筒说：“问题不大，让他休养一个时期，就会好的。”这下，大伙心里才稍微安定下来，阿芳总算把眼眶里的两颗泪珠收住了，心里想：万吨轮过些日子就要下水，爷爷大概不能带她去看下水了。

从此以后，阿芳每天放了学，就赶到医院里去照料爷爷。在空闲时，还主动地帮护士阿姨扫地、倒痰盂。医生、护士和病员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姑娘，称赞她是医院里的“小服务员”。

过了几天，爷爷的身体好起来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问医生，几时能让他出院去参加战斗？并一再要求：“下水那天，一定得让我去看看！”姚医生对他说：“高师傅，你现在的任务，就是静心休养，早日把病养好。什么时候把病养好，就让你什么时候出院。”爷爷摇了摇头说：“医生，你不了解我，咱们小厂造大船，草窝要飞出金凤凰，在这紧要关头，我怎能离开船台呢？我怎能安下心来住院呢？”可姚医生还是用

那句老话来回答他。

一次，爷爷把阿芳叫到跟前，轻声地对阿芳说：“阿芳，爷爷给你个任务。”阿芳见爷爷挺神秘的样子，忙凑近身子问：“爷爷，啥任务呀？”“你每天到厂里去一次，叫小王叔叔把万吨轮的战报每天给我一份，不要让医生知道。”爷爷说完，对阿芳眨了眨眼笑了。阿芳心想：爷爷真是身在病房，心在船台，姚医生再三叮嘱爷爷不准多用脑子，要安静的休息，可他心里哪里放得下那条心爱的万吨轮呢，这任务一定要替爷爷完成！

一天，爷爷正坐在床上写着什么，恰巧被姚医生进来撞见。爷爷一见姚医生进来，忙把纸朝枕头底下一塞，笑着对医生说：“医生，我的病快好了，过几天就要回厂去了。”姚医生故意板起了面孔说：“关照你好好休息，你就是不听，再这样下去，还得罚你多住几个星期。”爷爷呵呵直笑，随手把万吨轮战报递给了医生，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厂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过几天就要下水了。你想，同样是这样一厂，同样是这么一些人，为什么过去只能修修破船，造造驳子，而如今却能造出万吨轮呢？这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有可能，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，也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心愿呀！医生，下水那天，

请你也一道去观礼吧！”姚医生看着这个一刻也闲不住的造船英雄，心里确实很感动。

待姚医生一出门，爷爷又从枕头底下拿出刚才的那张纸划着什么。

不一会儿，阿芳进来了。爷爷对她说：“阿芳，把这张纸马上送到厂里去给小王叔叔，不要丢了。”说完把那张纸塞给了阿芳。阿芳接了正要冲出去，正巧和又进来的姚医生撞了个满怀。姚医生一把拉住阿芳：“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给我看！”阿芳急坏了，忙把拿着纸的手藏到背后，嘴里嚷着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姚医生捉住她的小手，夺过一看，原来是一张摊平的香烟壳纸，背面画着一根被绳子拉住的柱子，旁边写了几行小字：“请转告党支部，下水之前，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，……”姚医生还没看完，被阿芳一把抢了过去，她调皮地说了声：“不给你看！”就一阵风似的奔了出去。

昨天傍晚，阿芳高兴地冲进病房，大声嚷着：“爷爷，爷爷……”爷爷轻轻地噓了声，示意阿芳小声点。阿芳伸了伸舌头，走到爷爷跟前，小嘴附在爷爷的耳朵上说：“万吨轮明天要下水了，小王叔叔说明天早上来接你去看下水。”爷爷点了点头，脸上掠过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，眼角上的皱纹微微抖动了一下，对

阿芳说：“阿芳，明天就可以看万吨轮下水了。爷爷不是跟你说过这一天总会到来的，你看，不就到来了吗？”爷爷显得很激动、很高兴。突然，爷爷轻声地对阿芳说：“你明天把家里那只望远镜给爷爷带来，千万不要忘了！”阿芳点点头，她想，爷爷要望远镜一定是为了更清楚地看万吨轮下水……

今天，太阳还未露面，阿芳就起床了。对着大镜子梳妆打扮了一番，把望远镜朝草绿书包里一塞，把书包塞得胖鼓鼓的，然后告别了奶奶，急急朝医院赶来。



在医院门口，她见时间还早，就自个儿到江边观望。这医院离江边很近，江的对岸不远处就是船厂。矗立在江边的那艘万吨轮，几里路外都能望得见。阿芳在江畔凝神望着，没一会功夫，只听得一阵“噗噗”声，一艘小艇靠上了岸边。阿芳定睛一看：艇上站着的不正是小王叔叔吗。她高兴地拉开清脆的嗓门喊了起来：“小王叔叔，小王叔叔！”

小王叔叔跳上岸来，亲热地对阿芳说：“你来得真早，瞧你今天打扮得多漂亮呀！”小王叔叔亲昵地拉着阿芳朝医院走去。

来到病房值班室，正巧遇上了姚医生。姚医生问他们：“今天怎么破例了？一清早就来！”一见阿芳这身打扮，姚医生笑着说：“呀！今天变样了，爷爷见了要不认识了。哎，你书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哪？”阿芳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望远镜！是爷爷叫我带来的。”姚医生眨了眨眼，不解地问：“望远镜？要这干什么？”阿芳清脆地回答说：“看万吨轮下水呀！”

小王叔叔插上来说：“姚医生，想同你商量件事：我们厂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今天要下水了，这里面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呀！因为我们这几天工作很忙，很少来看望我师傅，多亏你们悉心照料，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。”小王叔叔接着说，“造出万吨轮，远航亚非

拉，打好造船工业翻身仗，为毛主席争气，是咱们全厂职工多年来的心愿，也是我师傅的最大心愿。打从万吨轮开工以来，我师傅废寝忘食，日夜战斗在船台上。上次，他发现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，为抢救事故，不幸受了伤。厂里领导和同志们都很怀念他，今天特地派我来接他去参加下水典礼，也请你们医院派代表去参加观礼。”姚医生听罢，为难地说：“这怎么办呢？老高师傅的心愿我们也知道，昨天早上他还跟我们提出要求，让他今日去看下水，我们没有答应他，他还需要休息。”姚医生这一说，把一旁的阿芳可急坏了：“叔叔，爷爷身体蛮好了，今天一定要让他去。”说着，两眼恳求地望着姚医生。小王叔叔也凑上来说：“对，一定得让我师傅去看下水。他前几天还给我们提了个吊装桅杆的方案，为万吨轮提前一潮汛下水立了一功呢！”

“前几天？他不是一直在医院里吗？”姚医生有些诧异了。

小王叔叔用手指着阿芳说：“你就问问这位‘小通讯员’吧！”阿芳看着姚医生笑了。

姚医生这才记起那天小姑娘送出去的那张纸头，原来是份吊装桅杆的“重要情报”哩！姚医生很激动，他又深受教育，进一步看到了造船工人为毛主席

革命路线造大船，“生命不息、冲锋不止”的崇高精神面貌。他觉得今天应该满足造船工人的要求，满足老高师傅的心愿。他考虑了一番，毅然地说：“好吧，我去向领导请示一下，我陪老高师傅一块去，一块回来。”

小王叔叔感激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们对病人真是极端的负责任啊！”

阿芳的高兴劲儿更是不用提了。她正想马上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，正巧，那房门被突然推开了，爷爷出现在门口。他魁梧的身躯把整个门框给撑满了，象嵌在镜框里的一幅英雄的画像。

“爷爷。”

“师傅。”

“老高师傅。”

阿芳、小王叔叔和姚医生几乎同时喊出声来。阿芳激动地跑上去，打开书包取出望远镜，塞给爷爷说：“爷爷，望远镜我拿来了。姚医生已经同意你今天去看下水了。”爷爷对姚医生笑了笑说：“好，谢谢医生。”说着扬了扬手里的望远镜说：“你们看，我已经作了两手准备，如果医生不让我去，那我就用这只望远镜到病房的四楼晒台上去看下水，不也很好吗？既然医生同意我去，那就更好了。好吧，请姚医生也

一同去参加我们的下水典礼！”

.....

江里的潮水一个劲地往上猛涨。小艇在江面上欢快地奔驰，犁开一条白白的长长的波纹。阿芳兴高采烈地站在船头，拿着望远镜朝对江船台上望去：只见万吨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，显得无比雄伟壮丽；蔚蓝色的天空，飘过朵朵白云，似乎是专程赶来观看这人间又一奇迹的。那淡蓝色的船壳，深绿色的水线闪耀着鲜艳的光泽；烟囱上的那颗金星放射着光芒；数不清的彩旗，迎风哗哗地飘着；船头的那个巨大的红绣球，戏逗着这条钢铁巨龙，跃跃欲飞；一条巨大的红底白字标语横贯全船，

